

#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资本论》第1卷“所谓原始积累”章的地位与意义

王一成

---

**【内容提要】**《资本论》第1卷中“所谓原始积累”章所论述的问题既是原始资本产生的历史事实问题，又是资本运动的理论逻辑问题，更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方法。《资本论》的阐述逻辑以资本的产生和发展的现实运动为基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叙述方法贯穿于马克思揭示资本内在矛盾运动的始终。马克思如果不首先阐明资本生产过程的内在本质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那么就难以揭示原始积累的秘密。以历史辩证法清晰阐明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的地位与意义，是深化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资本论》 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批判

**作者简介：**王一成（1990-），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23）。

---

对于不论是从事资本主义批判的左派理论家，还是那些关心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的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而言，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方法与阐述逻辑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是否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还关系着在哲学方法论层面以何种方式把握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作为《资本论》的科学方法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然而在思想史与现今诸多的讨论中，这一经典的阐释模式又成为大多数国外学者攻击历史辩证法的主要立足点。一个明证是，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彻底贯彻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资本论》是以思维逻辑的方式把握和再现现实历史的运动进程，那么作为资本自我增殖运动前史的“所谓原始积累”就不会被放置在《资本论》第1卷的尾声部分，即在论述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生产剩余价值以及资本积累之后再加以叙述。一句话，在他们看来，“所谓原始积累”章的安排显然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之科学方法论的突兀之处。我以为，虽然国外学者的这一判断是基于其特定的言说语境与方法论背景的，我们不应简单加以斥责，但正由于他们无法理解“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统一”，也因此难以把握《资本论》第1卷“所谓原始积累”章的地位与意义，最终无法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 一

要想回应国外学者以“原始积累”问题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之科学方法论的质疑，我们有

---

\*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18\_0001）的阶段性成果。

必要对《资本论》第1卷的逻辑结构以及国外学者的相关观点作一个简明梳理。

我们知道,《资本论》第1卷探讨的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马克思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的“商品”概念为起点,首先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性前提,进一步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历史性前提(一定量的货币积累和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完成了商品到货币以及货币到资本的转化。随后,马克思阐述了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以及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工资的内在本质和各种形式。最后,他从再生产视角分析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及资本的积累过程。然而恰恰在第1卷的结尾处,当“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已经被清晰呈现出来之后,马克思并没有立即转向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而是以较大的篇幅阐述了“所谓原始积累”与“现代殖民理论”。国外学者大多认为,马克思就是在此处由逻辑的叙述转向历史的分析,这一部分“不仅要转向对这些历史的书写(历史书写话语在前面几部分只局部运用过),还要提出历史分期和历史因果联系问题”<sup>①</sup>。从表面上看,这一判断并非毫无依据。一方面,就结构编排而言,这两章没有作为《资本论》第1卷的附录出现,而是在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下独立成章,承接“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及“资本的积累过程”;另一方面,从论述内容上看,如果说《资本论》的整体逻辑体现为资本自行增殖的运动过程,那么资本的原始积累就属于资本运动过程的史前史,应当放置在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之前,而非之后。

实际上,“所谓原始积累”章之所以会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与探讨,是因为它不仅是原始资本产生的历史事实问题,而且是资本运动的理论逻辑问题,更关系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方法。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性的生产方式,它从以往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来,而原始积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点<sup>②</sup>,作为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在极大程度上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国外学者提出了几种批评性意见。

第一种是直接以片面的历史经验否认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的科学性,代表人物为熊彼特。熊彼特认为,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试图揭示的是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是如何产生、发展并最终葬送掉资本主义体系。虽然马克思也试图指出,对资本的占有如何导致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但这样的论证方法以及定义社会阶级的方式“仅仅可以解决遥远过去积累过程中的困难,除此以外,就很难说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sup>③</sup>。在熊彼特这位将“创造性毁灭”视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经济学家看来,马克思在“原始积累”问题上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错误:其一,他轻易地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原始积累的童话式假定,而将暴力掠夺作为原始积累的根本特征;其二,即使是对于暴力掠夺过程的论述,马克思的理论也相当模棱两可,因为“它显然没有解决一些人如何获得镇压与掠夺别人的权力的问题”<sup>④</sup>。由此熊彼特就否定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历史依据和逻辑依据两方面都难以使人信服。

第二种是以世界地理范围内资本积累的持续性和复杂性批评马克思将原始积累问题简单化,代表人物为大卫·哈维。哈维指出,《资本论》第1卷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在语调、内容和方法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sup>⑤</sup>。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中心假设部分是接受了亚当·斯密提出的

①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0页。

③ [美]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克峰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④ [美]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克峰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⑤ [美] 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刘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

原子式的市场交换理论，而他力图所证明的却是此种“自由—平等”交换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动态变化中转向最为不平等的两极分化问题，那么恰恰是在最后的“原始积累”章，马克思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形成的真实条件以及劳动力如何成为自由商品这一根本问题。在哈维看来，尽管马克思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上提供了一种前人未有的、系统化有序化的创新性阐释，但原始积累并非直接对应于资本主义的史前阶段，而是贯穿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始终。他在肯定意义上援引了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剥削形式的划分，认为原始积累或剥夺性积累仍继续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实践中，且越来越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由此马克思在揭示这一历史过程本质的同时也遮蔽了“贯穿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原始积累的持续性”<sup>①</sup>。

第三种是以历史与逻辑的“断裂”指认《资本论》阐述逻辑的非历史性，并旨在从“元结构”视角探讨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的结构意义，代表人物为雅克·比岱。在比岱看来，“所谓原始积累”章的安排恰好证明了《资本论》的阐述逻辑是结构性的，而非历史性的，因为“社会结构的论述先于从先前的形式开始对它的起源的论述，更确切地讲，只有从理解结构开始我们才能理解一方面作为制度的出现另一方面作为制度演变的历史过程”<sup>②</sup>。也就是说，“商品关系”与“资本主义关系”在《资本论》中并非以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加以排列，马克思将“商品关系”作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元结构虚设”，以此从一般性的前提转向对特殊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探讨。但与大多数国外学者一样，比岱同样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部分由动态性的结构分析转向了事实性的历史叙述，其原因就在于他所设定的资本主义“元结构”只存在一个市场交换的维度，而没有考虑到作为现代性母体的“元结构”的多义性与复杂性。基于此，比岱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判断就只能呈现为单一维度的“市场资本主义”转变成“组织社会主义”<sup>③</sup>。

## 二

必须承认，国外学者对“所谓原始积累”章的探讨并非毫无意义。虽然他们各有自身言说的理论背景与现实指向，但至少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他是在何种意义上探讨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的？他是否仅仅驳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预先积累”的田园诗式的假设，而把暴力式掠夺视作“原始积累”的根本特征，由此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置于伦理道德层面加以批判？其次，如果说“原始积累”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点，那为何又被置于“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末尾加以论述？是真如部分国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由于逻辑的分析无法贯彻到底，马克思必须转向历史的叙述加以补充吗？再次，与上述两者相关的是，《资本论》的科学方法与阐述逻辑能否被表述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或者对于写作《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而言，如何理解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方法的“历史”，“历史”与“逻辑”这二者究竟处于怎样一种关系中？

我们不妨先回到《资本论》及相关文本，看看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思想的前后变化。对于马克思来说，关于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代表着如何理解“资本”的形成过程以及内在本质，换言之，“资本”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是怎么来的。早在1843年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他的批判对象并不仅仅是黑格尔思辨理性主义的国家观，而根本问题在于由私

① [美] 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刘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328页。

② [法] 雅克·比岱：《总体理论》，陈原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③ Jacques Bidet, *Exploring Marx's Capital*, Leiden·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2007, Preface to the English Edition, p. xx.

有财产所决定的“现代市民社会”，基于此，“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sup>①</sup>。《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被视为马克思理解并批判资本主义的首次尝试。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足，此时的马克思承袭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的定义——在实体“物”的层面上指认“资本”为“积累的劳动”，以此认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sup>②</sup>。事实上，正因为将“资本”作为一个既定的古典经济学概念来理解和批判，青年马克思无法在发生学意义上把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历史由来和内在矛盾，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从外在悬设的人本主义价值视角看待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异化特征。

经过唯物史观的思想过渡，马克思已经不再把“资本”仅仅理解成社会静态经济结构中的“交换物”，而是将其视为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的历史由来也并非亚当·斯密所假设的“预先积累”，而是以往历史上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同恩格斯一道）正是以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为基本架构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形成与内在矛盾<sup>③</sup>。随后，针对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以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形式建构的“经济矛盾的体系”，马克思批判其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sup>④</sup>。蒲鲁东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各种因素当作客观的事实加以描述，而没有发现这些经济因素背后的逻辑关系，因此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以一定的范畴序列建构出所谓的“经济矛盾的体系”。蒲鲁东的概念体系虽然在外观上也呈现经济范畴的自我运动，但在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运用的科学方法。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问题恰恰是他不懂得这些经济因素的社会历史性内涵，对他而言，想要以思维逻辑的方式把握现实历史运动之本质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以人为设定的外在矛盾勉强拼凑出呈现为概念自我运动的神秘体系。在《共产党宣言》里，正是在上述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支撑下，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辩证法为基础、以阶级斗争理论为中介清晰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与时代意义，以及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观依据与现实危机<sup>⑤</sup>。

值得注意的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还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层面谈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与未来趋势，尽管他们已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私有制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有着清晰的认识，但还未能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去探讨资本的运动规律以及原始积累相关问题。这一工作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成的。当马克思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他实际上就已经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视角开始探讨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马克思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sup>⑥</sup>对马克思而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只能建立在下述两者前提基础上：其一，现实历史的发生过程是不依赖于思维并且先于思维的“实在主体”，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史。“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绝不意味着两者关系的绝对同一，即逻辑是历史的本质，历史体现为逻辑的现象，这是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方法论。其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以理论思维揭示现实历史的本质规律的科学方法，它不是以思维的自我综合或逻辑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5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3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先行预设来强制规定现实历史的本质，而是以源于现实历史本身并加以改造的逻辑进程把握、再现历史中的内在联系。但进一步而言，经济范畴的排列次序是否就按照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顺序呢？答案是否定的。在马克思看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sup>①</sup>。因此，《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叙述方法也就不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而是马克思站在“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制高点上，根据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线索来审视资本的自我运动历程。

### 三

从上述方法出发再来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就已经不是在一般历史观层面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而是在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规律后再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以可能的问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被置于“资本章”之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实际上也就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与“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之后，“资本的流通过程”之前——加以阐述。在此处，正因为“原始积累”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马克思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考察方法：“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sup>②</sup>也就是说，当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清晰阐明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简单再生产以及积累过程之后，他就获得了关于资本自我增殖运动的独特认识，因此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把握历史运动的本质线索，以此探讨作为特定历史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与历史前提。

我们看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有关“原始积累”问题的思考与论述是非常丰富的，马克思在这里一方面延续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分析，另一方面揭示了资本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劳动能力同客观劳动条件相分离，（2）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原始资本，（3）上述两者之间的自由的交换关系，（4）原始资本以价值的自行增殖作为根本目的<sup>③</sup>。因此，资本的原始积累完全不是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那样，似乎是资本家由于勤俭而积累了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资本历史形成的真实本质恰恰是：随着旧的生产方式的解体，作为货币而存在的价值除了能够购买客观的劳动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从“自由工人”那里购买到使得价值得以增殖的劳动力商品本身。这些论述构成了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的主体思路，也奠定了“所谓原始积累”章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阐述地位。

在为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资本章）所准备的《资本章计划草稿》中，马克思进一步确立了阐述结构的四个部分，并将“原始积累”问题调整至“资本的生产过程”之下加以探讨。到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虽然在论述资本自我运动的主体部分并未涉及“原始积累”，但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论述中进一步明确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即货币占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2—453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6页。

者可以在流通中、在市场上找到只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自由工人”。“因此，资本关系的形成从一开始就表示，资本关系只有在社会的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才能出现。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历史上一定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属于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关系。”<sup>①</sup>这种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历史性的思路，也使马克思在转入“剩余价值理论”部分后得以透视古典经济学的静态经验性特征。譬如在批判詹姆斯·穆勒将货币关系仅仅视为交换手段、将资本关系当作一般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是由于工人不再以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所有者的身份参加交换，相反，他们被迫不是出卖商品，而是把自己的劳动本身（直接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当作商品卖给客观的劳动条件的所有者。”<sup>②</sup>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不是静态经济结构中一般意义上的交换，而是已经处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作为历史前提的特殊交换，更是资本吸收雇佣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

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不同于资本产生前提的另一种商品概念——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我认为，正是通过两种商品概念的区分，我们可以进一步把握资本运动的内在矛盾过程以及“原始积累”在阐述资本逻辑中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一定范围内的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从而商业的一定发展程度，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论述是以作为最简单元素的商品为起点的。但另一方面，商品又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起初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元素的东西，以后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而且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一切生产的组成部分也就越作为商品进入生产过程”<sup>③</sup>。如果我们从两种商品概念出发再来考察资本的历史形成问题，那“原始积累”实际上就代表了第一种商品——作为资本前提的商品——如何过渡到货币、进而货币又如何转化为资本的本质条件。对于此时的马克思而言，要想清晰地展现原始积累的秘密，就不能仅仅用线性历史材料的堆砌来加以说明，而只有在参透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后，才能在现实历史运动中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生成的主导因素。

#### 四

到了《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正是从作为资本前提的“商品”概念出发，以资本逻辑的自我运动为主线阐述了“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在论述剩余价值生产之前的关键章节“货币转化为资本”时，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前提，即资本同劳动力商品相交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在于，它以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资本吸收雇佣劳动、进而指挥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是商品内含之二重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特殊表现。这样一来，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就不是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天然合理的交换形式，而必须具备各种历史性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方面，工人是自己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能够自由地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来交换；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生产的客观条件，自由工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此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1页。

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sup>①</sup>。实际上，这些前提条件连同“货币转化为资本”本身都蕴含着“原始积累的秘密”。当然，由于此时的论述还未进入资本生产剩余价值阶段，因此有关“原始积累”的问题只能暂时搁置<sup>②</sup>。

一旦当马克思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本质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后，他就能够为我们展现“原始积累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由于把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关系视为天然合理的经济关系，因此它必须假定存在着一个田园诗式的预先积累阶段。而资本主义生产真实的前提却是，作为货币占有者的资本家和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自由工人在市场上相遇，自由工人能够且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资本所吸收，从而在资本的指挥下创造剩余价值。于是，“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sup>③</sup>。一句话，原始积累的实质不过是直接生产者同自己的客观生产条件相分离的历史过程。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征，并由此深入资本运动过程的内部，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的内在限制与外部危机，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不是在一般历史现象层面谈论资本主义的形成史，而是在社会历史的内在本质过程中探讨“资本生产过程”的历史性前提。马克思当然也承认，原始积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过程，因此他在《资本论》中的分析主要是以当时具有典型意义的英国为例的。但是，原始积累不论在历史现象层面呈现出多么难以捕捉的复杂性，它的实质只能是资本关系形成的历史性前提。

其次，在《资本论》的阐述逻辑中不存在从逻辑到历史的转变，“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贯穿于马克思揭示资本内在矛盾运动的始终。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历史”不是对现象层面的经验描述，而是一种总体性的科学方法。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方法虽然是以现实的历史发展为基础的，但却不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而是以逻辑把握历史规律的方法。换言之，他不是从历史现象中经验抽象出逻辑规律，而是站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制高点上，在历史本质发生学的思路中把握客观历史的内在矛盾运动。

最后，从“所谓原始积累”章的地位与意义出发考察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我们发现，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指向不是伦理层面的道德谴责，而是一种基于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内在批判。《资本论》的意义不在于它为分析资本霸权体系下人们的生存困境提供了哪些材料和启示，而在于它以历史辩证法科学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本质与内在规律。

#### 参考文献：

- [1]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2] [英] 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 [3] [日] 见田石介：《资本论的方法研究》，张小金等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

（编辑：黄华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2页。